

盤洲文集

十九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四

章奏四

乞罷中書舍人劄子

臣能薄材下靡有寸長過叨誤恩備數兩禁常懼無以圖報天地之德惟知奉公守職不敢附下周上以邀譽避謗近因繳駁莫汲差除與朝廷之意背馳臣有語言妄發之罪宜在譴何之域即具劄子乞賜黜責緣未得班次已實封投進未蒙施行伏望聖慈憐臣孤立察臣無用速賜罷遣庶使公微之蹤不致異日顛沛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懼之至取進止

登州一三六〇一〇

論邊事劄子 十二月十四日

臣待罪從班獲適清間之燕頗亦預聞陛下英武之略得以仰窺聖志之萬一然人材兵力與夫帑庾之積俱不能上副宸衷致使陛下委曲以結和好臣又以見陛下矧方為圓抑剛為柔者凡以仰奉慈宮俯安黎庶為宗社計而然也臣區區愛君之心惟願陛下垂意內治常若臨敵日加一日則善後之策持久可成和戰之事今姑置而未論然所以誤邊計而弱國勢者豈不究其所自乎既備禦略定若不推原誤國之人奮發剛斷大明誅賞則臣下無

以懲戒國勢無以振起臣敢昧死略言之竊觀敵人
犯淮終成和議如期斂兵初無過外邀求有以知其
本無侵犯猖獗之意儻泗州不先撤戍彼必不能近
淮旣近矣而邊城守將不望風遁逃則彼必不敢直
渡旣渡矣清口之戰儻山陽大將出師以揀急則魏
勝不死若又有功則是淝水之役也敵旣留連淮上
兩月惟六合有堅守之名其它例循三舍之避略無
尺寸之功儻能出奇小勝亦足以挫其鋒而議和有
氣此之不能及王朴已回乃有飾詞欺君者是數等
之人欲望睿明間出奎畫聲其罪而治之則天下欣
快矣又兩淮逃徙之民散在江浙飢凍瀕死雖聞故
鄉可歸安能便有生業臣愚欲望陛下特捐內帑分
遣中都官往緣江州縣於其欲渡之際計口賑之以
助其歸則實惠沾洽人人知陛下愛之如赤子則驩
欣鼓舞變愁嘆而為謳吟矣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懼
取進止

改定德音貼黃

臣所撰進德音其中云正皇帝之尊稱為叔姪之敵
國今日付出三省所進詔本改尊稱作兼稱敵國作
與國雖云皇帝者兼三皇五帝之稱若摘取兩字則

文意不顯亦是語病又與國雖是黨與之國亦有謂之所與之國者臣輒併將所換二字除去却意全而句健或未允當更乞聖裁

論國書劄子

六月二日即日御筆依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學士院撰賀大金上尊號國書臣聞之魏杞嘗見送伴使云相繼又須有報謝使來今既遣賀使臣欲於國書之末帶入一句云且謝使華之辱伏乞聖慈特賜處分

辭兼中書舍人劄子

即日御筆依

伏念臣材智學問無分可採代言之又常懼不稱任使之意今既叨居翰苑用之已踰其分尚兼西掖實妨進賢之路欲望聖慈特降俞音俾免兼職干犯宸嚴臣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簽書樞密院劄子

六月九日

臣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贊帷幄之畫列股肱之臣上則三階以之齊光下則輿人之所瞻景非有超卓兼資之美者莫宜居之如臣者學不足以達國體識不足以遠猷再入帝城獨叨恩遇前後親擢曾無生容鏤骨捫心秋豪未

報外日入奉清光伏蒙玉音使補政路之闕臣嘗踞
奏以臣之繇力薄材儻司翰墨之職尚猶可以勉強
至於兩地重任必當選用老成有才望之人爲之遜
避再三私有回天之喜不謂信宿之後渙命竟出踴
踏戰兢罔知自恕之計敢犯咫尺威輒披誠悃伏望
皇帝陛下察其無用追寢誤恩別求時髦以允公論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辭免賜衣帶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正謝伏蒙聖慈例賜臣對衣金帶魚
袋鞍馬緣臣於今月初九日已蒙聖慈特降中使賜

登州文獻公

甲

四十五

臣笏頭金帶魚袋牙簡鞍馬以來儻或疊冒寵私在
臣愚分不遑安處伏望睿慈將例賜金帶魚袋等特
行寢罷庶遵彝典不勝幸願取進止

乞贈高祖劄子

臣輒有私悃仰塵天聽伏念臣上世以農桑爲業至
高祖臣某始奮金籬之志有子蚤世獨携一孫遠徙
州城擇賢師脩儒業故伯祖臣某以進士起家繇南
床而陟瑣闥至先父臣某實傳遺訓遂入翰林逮臣
之不肖兄弟獲承先蔭浸叨顯仕蓋相繼三世矣今
追榮之典再及曾祖至於東宮三師獨念高祖未霑

一命無以爲九泉之寵臣該遇羣恩并應副軍須皆
有轉一官公據不及收使欲望聖慈許將前件恩賞
回授作高祖父母贈典庶得以伸報遠之情干犯宸
嚴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檢照會要所載李昉贈所生父母
王曾陸軫贈伯叔父邢昺贈兄張士遜贈
表兄皆非常典係是一時特恩伏乞聖裁

乞寢贈典劄子

臣不避斧鉞之誅存瀆天聽臣比以回授高祖贈典
冒昧陳乞仰蒙睿慈曲從所請竊聞後省留黃不行
臣以螻蟻之微未有一毫報國而尊祖私情遂以妄
發爲清議不許連日戰慄魂神去幹雖亡者不能露
被榮章而已蒙天渙之褒贈則潛德亦以少顯九
原有知豈不圖結草之報所有已降旨揮欲望聖慈
特賜追寢干犯天威臣死有餘罪取進止

乞罷第一劄子

臣比有狂妄之請爲給舍所論即具劄子乞行追寢
仰蒙寬恩未賜誅責不避再三之瀆存有愚衷徹之
淵聽伏念臣始以高祖篤教子孫變犁鋤而爲簪笏
先臣存日每以息不可及爲言臣幸備數近列有未

轉兩官若回授與子弟陞轉則內媿于心下媿于泉壤故推述先志求爲主者之榮雖追贈高祖未有前例而國朝會要所載有贈其伯叔贈其兄贈其表兄者皆在常法之外故臣援此典故謀之朝廷始敢仰塵丹衷之前不料竟以妄發遂遭封繳臣身綴政地私請犯分雖

陛下赦臣而臣若安然在位益以臣爲罪矣臣跼蹐戰栗家居待譴欲望聖慈俾臣罷免庶幾不致復結清議冒犯天威臣不勝皇懼之至

第二劄子

蘇州府志卷四十四

六

長天只六

臣已納劄子乞賜罷免屏息俟命未蒙施行伏念臣材無可用

陛下過聽擢之機宥未有一言一事可以利國庇民而私心妄發遂奸物議連日恐懼無地自處蓋繳章便同簡劾事無大小等是爲人詆訶豈有身在廟堂之間瑕疵已遭嗤點而猶欲貪榮固位臣雖自恕亦不可得况臣近居封駁之職蓋嘗以此責人以今視昔何施顏面更玷朝列方

陛下大明黜陟申儆在位有臣如此顧亦何所用之伏望睿慈早賜處分許臣解印綬而去則臣未填溝

罄之前皆報恩之日月也干戈威顏臣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叅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到都堂治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人君以二三執政圖回天下之務非得當世之通儒則安能仰副眷倚之隆而任憂責之重如臣者挾章句綴緝之學僅能不曠翰墨之職而已雖懷尊主興邦之心而材識不逮觸事面墻徒抱微誠初無一得自叨機宥常恐竊位誤國夙夜慄慄未有上印之計豈期渙命俾叅大政是猶責跛鼈之一日也里則折骨絕筋其亡可立而待伏望睿慈曲賜哀憐改畀真賢不致虛授臣無任

盤洲文集卷四十四

七

長

論湖北軍須劄子

臣伏見諸路總領所軍儲並係戶部指約科撥而所得州縣之數尚有拘催不足者向來各有椿積錢物可以那融緣數年用兵侵耗已盡今或有以急關為言者戶部亦緣財用匱乏無以應副只是行下令將椿積錢物那融支遣謂如湖北路去朝廷甚遠今至炎改除已數月代者猶未定湖廣盜賊方梗道路必

有阻隔故張宗元以將母為辭懼於之官臣謂今日
外患雖少定正恐封疆之內有勤宵旰之憂者要當
止於未萌則斯民無塗炭之苦諸處總領所少有急
關支遣失時一夫叫呼噬臍何及臣愚欲乞聖斷行
下令湖北淮東西總領所開具目今椿積并見管實
數及每月合用數自上朝廷及戶部覈實如委有不
足去處即將實有窠名錢物添撥儻使常有一兩月
儲積則拘催按月未三言可以通那支遣仍乞自今
以往月具收支所管的實數自申省部稽考無為虛
文以圖善後所有王炎及臣男槐劄子四紙同此進

盤洲文集四十四

八

長祖

呈伏望睿覽留中免賜降出取進止

進太子冊文劄子

臣奉勅撰皇太子冊文臣學問荒蕪詞意拙澁國有
鉅典無以鋪叙綴緝僅能成文干犯宸嚴不勝戰懼
謹繕寫進呈伏乞睿覽更賜處分

納密院窠闕劄子

臣等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守選者留滯日月緣右列
小官皆非臣等所識不能知其為人密院雖有窠闕
臣等不敢容易差注若俟其干乞一一為之取索考
覈則瑣碎失體若徒留窠闕吝而不與則小官仰祿

無以進身臣等相度欲將密院知州軍摠管鈐轄路分都監將副等闕依舊存留外所有諸路帥司將領指使川廣湖南北城寨主兵官共一百三關乞發下吏部依格差注如將來密院或欲於其中使闕亦許通用庶幾少塞干求之門而開公平之路取進止

辭免兼同知樞密院劄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汪澈可除知樞密院事洪某兼同知樞密院事伏念臣材器智慮幾有可稱偶承人之躡至近輔當陛下勵精庶政循名責實之秋臣鞭策駑鈍無以自強顧望輕不能服衆力小不可任大戰戰慄慄常有慮職之虞特以坐席未煖不敢乞身幸今邊鄙又寧少休甲兵之問樞臣已有兩負不必更使素餐其間以重誤國之罪伏望聖慈特寢兼職庶幾可以抹過免蹈大譴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辭免撰太子冊文賜銀絹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承中使李綽公文奉聖旨以臣撰皇太子冊文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臣偶列近班際遭締典初無文采可備使令塵玷寶冊已積戰懼遂叨錫予安敢虛受况當聖政節省之際而備數政途

所宜體國竊伏以思尤難下拜伏望睿慈許令辭免
庶使小臣可逃貪鄙之刺干犯宸嚴臣無任皇懼俟
命之至

辭免太子冊禮支賜銀絹四百八十匹兩

第一劄子

臣等恭邁陛下諏日之吉發冊建儲幸叨近輔獲相
盛儀伏蒙聖恩例有支賜竊自惟念臣等不材備位
已負素餐方國用不足所當裁損豈敢貪饗錫賚獲
戾清議所有已降旨揮內臣等支賜銀絹欲望聖慈
特許辭免干犯宸嚴臣等不勝戰懼俟命之至

第二劄子

臣等伏蒙聖恩以皇太子受冊禮成例賜銀絹即具
奏劄乞行寢免伏奉御筆已經裁減不須多辭臣等
近以差充禮儀使及書撰冊文嘗霑銀絹一百之賜
辭免不從已遂下拜今又以宿衛行事之微勞復叨
腆予實惟稠疊雖臣等材品駑下不足以表儀在列
而伐檀貪鄙之刺不可不畏伏望聖慈特從懇請使
免譏議仰冒天威臣等無任戰汗之至

辭免提舉玉牒劄子

臣伏蒙聖恩差臣兼提舉編修玉牒臣聞命震悸罔

知所措竊以國家受天明命聖聖接武祖功宗德寫
之琬琰所以紀重規疊矩之懿以昭示萬世為不刊
之書非台衮儒先未易與領顧如臣者識不足以罔
羅異聞辭不足以揚厲偉績尸此筆削人其謂何伏
望聖慈俯諒愚衷特寢成命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懼
隕越之至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四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五

乞出第一劄子

十一月十六日

臣聞棟榑椽杙材之大小不齊者若梓人以棟為椽以椽為榑則覆壓之患當在朝夕聖主用材顧豈梓人之比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葦爾疲驚自幼以綴文為業志在塵竊一第而已不自意留落之後誤叨眷知擢在華近若使之掌制代言自視猶可勉強今承人之乏遂超邇列而使之謀王體斷國論天下之人皆謂不勝其任黽勉數日昏無消埃之補直情

盤洲文集卷四十五

三十一

徑行浸積仇怨內之既不能識拔實材使之穆穆列布以助成勵精之治外之又不能消弭姦究致令民弗莫居而無鉏治之策揆之漢法當在石慶切責之科儻或強顏患失則誤國之罪誅之無益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大恩憐斗筭之無用曲賜保全許臣上印綬而去庶幾不妨賢者之路干冒威顏臣無任奉御筆降

第二劄子 十七日

臣昨早具劄子乞解機政跼踖踰夕未聞天旨不避斧鉞再輸情悃伏念臣一介寒賤初無致君澤民之

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學仕於州縣米鹽靡密畏簡重責理獄訟尚猶少有所
長今驟居高位掌樞獨久而政路贊襄上無台揆軍
國重事豈非材嘗試之地小智曲見乖繆浸彰加以
心力凋耗事至輒忘若視蔭庇餐不能知難而退則
罪愆日積將不可赦伏望睿慈察其不逮賜之歸田
則未淪溝壑之前皆銜恩之日月游瀆宸嚴臣無任
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

奉御筆再降詔不允

第三劄子 十八日面進

臣此殫誠悃冒死所願僣拜恩私再降溫詔銜感之
深淪胥心髓伏念臣疎遠寡聞孤立無援偶因清燕

聖訓卷之四十五

二

定

浸簡宸衷擢之禁途馴至政地奏啓之際每蒙嘉獎
臣受陛下之知不為不厚常謂粉身糜骨不足圖報
夫犬馬尚能戀主顧臣豈應輕為去就以忘陛下隆
天厚地之恩但以臣材庸褊淺智識蒙昧既無嘉猷
遠畫可以振起治功而不量其力欲抑僥倖以奉陛
下正紀綱守法度之訓所慮積日累月寔招衆惡進
無所補虛負使令此臣所以日夜恐懼不安其位傾
瀝肝鬲冀回天聽伏望聖慈曲賜矜允三瀆嚴威死
有餘罪臣無任戰灼悸汗之至

辭免除右僕射兼樞密使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措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一日萬幾獨以論相爲職盖用人賢否關國重輕繫民休戚非百執事之比必有負王佐之材隆巖石之望者斯能副眷注之意古之人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其尊主庇民之業皆素定於胸次故達而在上發其蘊蓄可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功烈著於當世名譽垂於世第若其則居其位食其祿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如臣者竊慕焉惟斷無它技智效一官

臣聞

二

四五

猶懼不及乃使一代六勿其七錄可日月異制命既傳群聽已駭八

陛下曲回淵鑒九亦情十任人英勿嫌反汗庶幾微臣得逃非據之大譴不至重爲天下後世之所詆訾干犯天威臣無任

乞薦舉監司郡守劄子

十二月十六日

臣聞內治之急在乎官得其人今州縣之間儻監司郡守皆賢則職事修舉下無蠹弊屬吏之能否如鏡燭形無所逃隱自數年以來非不開薦舉之路而風俗未變挾私勝公干請奔競曲爲題目刻章所舉非

其親舊則是蒙恩託契之家或甲乙宛轉更相酬報名為公薦多是私心故薦牘雖交於公車有司亦視為文具置籍中書果嘗舉行臣以驚下偶補台輔之關見識不明聞聽不廣遠近人材臣不能知其一二若賢者退而家食仕者不稱其職臣則有罪欲乞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舉風力堪為監司吏能堪為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閤舉材武可守邊者一人舉而不實甘坐其罪俟舉讀所集三題可則采其名實相稱者一一除授或有不關則簿錄以待有闕日先除各於除書內稱列所舉姓名其有治行著聞則乞推進賢之賞若所舉之人或進對不稱言或為臺諫論列或為監司察劾或為百姓訟訴驗治有狀隨其罪之大小具舉者姓名取必罰若宰執徇私隱而不奏者亦乞懲戒庶幾實材輩出振起治功天下幸甚取進止

以霖雨乞罷政第一劄子

乾道二年三月

臣伏見季春之月天多陰晦而盛寒如冬大雨仍降蠶麥秧苗俱有損壞仰軫聖慮致於玉食頻去葷味燮理如此罪將安歸而又僕僕祈求羞對輿阜儻或患失不去必致人言伏望睿慈特賜譴紿庶幾可以

調玉燭而格豐年干冒宸旒臣無任御筆霖雨稍多未至有害於蠶

交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二劄子

臣以斗筭之資竊台輔之位夙夜危懼莫知逃責之計涉春以來常陰為沴禱坐宮以迎梵像放房縉而蠲門稅一月至再矣瘳調無狀靡所錯躬上之則使太官屏常珍而進蔬饌下之則使農夫紅女懷耕織之憂臣之罪多矣隆興元年即策免臣上章自劾拱聽威命而宸心於此之訓異於常典銜感隕越漢法罷遣歸

田園任異材神聖帝裁則

田園任異材神聖帝裁則此證可消矣干觸天聽臣無任戰再乞罷任

再乞罷任

臣材劣能下無足算竊謀叨眷知超居宰揆力小任重自料必致顛隳比以流雨為害抗章請罪仰蒙聖恩拊以溫詔今早再瀝誠懇又勤天獎使之安職公議不貸遂玷霜簡仰負陛下使令之意雖九死無以塞責伏望睿慈令臣解罷機政以聽譴罰之命干犯咫尺威臣不勝震灼之至

辭免觀文殿學士第一劄子

臣伏聞已降制命特授臣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臣驚傳恩旨感涕橫臆伏念臣不材無取誤蒙簡拔輔政旬月曾幾補報孤負任使浸積過僭竄流遐遠乃云之宜豈期優恩曲垂軫卹使之奉祠還鄉已為人幸豈最隆名所以寵老臣碩德之去豈凡庸罪戾之可及乎此非常之渥若或冒處益重矣竊伏望聖慈矜憐使危蹤免抵大譴干犯宸嚴

第一劄子

臣伏准閣門降詔告臣等伏乞聖慈臣仰窺制

命感涕交流伏念臣竊位台端無補小器盈滿福過災生罪愆既彰聖明憐惻則尸諸兩觀未足塞責臣等雖愚亦深願辭跼踖至今未蒙追寢大書厥辜乞百官優錄皆非臣所當得若或貪居冒濫則大譴大何益重顛覆伏望聖慈特賜處分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遞到尚書省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跽聞寵命不勝戰兢伏念臣材力縣薄智術乖疎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燹

理無功百謫既盈罪當竄殛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
祠還鄉纔踰兩月敢謂軫記不忘即加選用捫襟感
泣何以論報念稽山密拱行闕實推雄藩豈伊罪戾
之餘可堪師帥之任伏望聖慈改授真材用協群議
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
至

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乞免任恩命於月二十二日准
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旨聖慈降詔不允者臣
伏讀聖訓感涕交一伏一乞免任恩命一資一嘗試無狀狼

皆得

狽去國方此省愆履眷一重一能一奇一亟一加一技一拭一付
以大藩仰惟天地之降恩即當聞命而引道載念陪
京之重夙稱謀帥一難一而一臣一聞一望一素一輕一譴一何一未一久一深
虞曠敗復累生成軋一愚一衷一游一干一洪一造一伏一望一眷一慈一憐
其無用許令依舊一祠一庶一休一田一里一之一居一獲一享一治一安一之
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戴戰
懼俟命之至

除紹興第一手劄子八月四日

臣入朝二年居輔弼之官十閱月以駑鈍無用之資
識不足以燭微才不可以任重獨蒙陛下眷知異等

寬其不逮之罪溫顏殊禮常賜稱賀臣殫智竭誠亦
欲盡死以報柰何福過災生招致人言上惑聰聽聖
恩寬大不忍寬遂使得以祕殿真祠優游里閭臣方
懼叨縻廩稍無所云補豈意簡記之隆付以近鎮驚
懼感泣不可具言已瀝忱誠懇祈寢免臣犬馬戀軒
之情雖食息不敢忘隆天厚地之恩但以得罪去國
不敢以奏牘輒至皇極之前昔所蒙眷慈再加收
用故敢略披便章臣蠅蟻誠詞敢恩渥何以圖報
干犯宸嚴臣罪在罪之至

第二劄子 九月二十二日

臣近貢免牘 扣關伏乞 聖恩 益詔臣素叨
眷遇之異仰惟聖訓用 道特以會稽
近藩衆所注目而臣罪隳之於去國未幾若或貪榮
疾趨必致重遭譏詆輒敢稽留詔命復布悃誠已別
具奏劄乞賜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愚衷赦其再瀆之
罪臣干犯宸嚴不勝戰懼之至

第三手劄子

臣比辱誤恩俾守輔郡荐彈誠悃非獲俞旨不敢重
干威聽已祇拜告命取信州路自衢入婺迤邐到越
謹具奏稟伏乞眷照

第四手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省劄奉聖旨令臣疾速前去之任臣自叨除命以言者方在要路實有所畏兩具免牘塵素淵聽仰蒙詔旨不允臣方敢治行偶臣以感冷卧疾稽留數日遂至再勅聖訓臣已即日就道伏望眷慈特賜原赦

到任手劄

臣叨拜恩除上一職一不遠天日正望犬馬結戀之心非不願一瞻一少彈一憂一兩善以一之一多言必有譏議故不敢陳一今一前一之一視一事一生一知一鞭一策一驚一鈍一庶幾少副任付一意瞻望闕庭一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卷之七

七

日長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五





請祠劄子

臣蒙恩守越亦既半載不敢養高尸祿事無巨細必躬必親將期寸效仰副器使而到官以來偶與風土不相宜無月不有寒疾氣血頓衰髮鬢俱白近因冒冷每夕出汗飲食減少筋骸羸痺旬節假之後在告又踰半旬深惟輔滿書非計病之地若或因循曠弛必致不免大懼以憂懼心如火灼欲望聖慈察臣誠悃賜臣祠額以歸休養庶幾訪求藥餌不致

田氏

遂委溝壑干仁人感德深矣候命之至取進止

秀王夫人薨慰劄

臣恭聞秀王夫人奄忽薨逝痛惟聖情不勝哀痛臣忝居舊弼密邇宸居不勝痛切惟望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慰莊文皇太子奏劄

臣恭聞皇太子奄忽薨謝驚傳凶訃無不慘傷仰惟陛下篤天性之愛念國本之重聖情悲切何以勝處臣忝居舊輔嘗邇班聯追想慈仁篤厚之德金昭玉粹之姿含酸飲泣不能自已恨以身在外服不得奔

走儲宮京驛伏望陛下歸之天數特抑哀悼臣瞻望
闕庭無任屏營之至

請祠第一劄子 八月十日

伏念臣待罪會稽行且蒲歲竭力奉職僅逃曠弛緣
郡治鑿山作室夜氣迫于懷迫外臣孱劣之軀早衰
易病秋風稍緊便已伏枕而臥以來目昏花而不
明耳作聲而重聽視器而下視則庭前之訟頻覺費
力日以滋甚嘗于... 休息... 論於鬼錄加之妻
息婦孫之衆... 求藥項... 寒在辰惴惴
然有故疾之憂... 又卧病... 官必致大譴是
敢披瀝骨髓仰投君父伏望聖... 罪戾許臣奉
祠而歸少賒... 之期實出乾... 十犯宸嚴臣
無任戰慄俟命之

第二劄子

臣比殫誠懇覬望... 大慶未聞俞允重念臣
治越以來龜勉職守訟訴不曾淹留囚繫亦復稀少
而蠲削饋遺省節費用錢穀粗有儲積支遣不致闕
乏非是託故避難苟求安便特以蒲柳之姿望秋先
衰深恐入冬又復多病兼挈累之衆率皆不伏水土
藥裹關心略無虛日盡室於此不寧厥居臣之事君

靡容有隱輒犯再瀆之誅復披悃愾幾得遂前請
若或聖慈未聽臣投閑置散則恐便鄉去處別有使
令乞賜選擇尚期罄竭圖報萬一塵紊聖聰臣不勝
皇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自劾劄子 一 八日

臣近者累章乞補蒙恩降詔不允已具奏牘欲申前
請忽見奉 入正罪章臣又不能言恐輒敢復干威聽
臣伏見今日正官莫難於作縣臣所領郡獨會稽李
大正其吏材治法為八邑之冠且嘗草薦章乞行旌
擢未及投進忽聞其 賄世 革弊拒却

盡錄

三

請託摧抑豪士雖請駁 治略不假
借故人多怨之已柳大節私意輕信讒言
多方摺拾皆無事實知 三月本縣推排不合
減退浮財及今年五月 必有情弊令婺州
追押錄以下十餘人鞠 正既經朝省聲冤乞
移獄未見施行臣等與之 惜實材能吏無
辜冤抑即非容庇 地今柳大節已遭論
列將及兩旬旋作日前按章 上行罰以伸其私憤
所謂和買即且轉運司備坐都省批下朱申狀所乞
依上虞三縣 自物力十五晉均敷臣為見此事係

葉顯知上虞縣日所行百姓既以為是攀援有請朝廷既令施行州縣豈敢違拒臣既已依稟行下亦曾榜示諸縣候人口有詞許即類聚看詳續行申明改正今來柳大節以此歸過於李大正而劾之大正既已放罷臣亦不能無罪臣已先次發遣家屬歸鄉將職事牒以次官主管見命家書待罪伏望聖察特賜罷黜施行干犯宸嚴臣不勝懼懼之王取進止

奏水潦劄子

臣今月二十八日得奉聖旨司馬聖旨累次詢問浙東被水添損

所管新昌嵊縣等處水潦損壞甚重臣等伏念臣等所管新昌嵊縣等處水潦損壞甚重臣等伏念臣等繼發洪下流至曹娥等處水潦損壞甚重臣等伏念臣等三縣臨溪皆遭水患臣等伏念臣等一萬貫撥入常平糶糶支用差三戶何萬同縣官逐一相視量損壞等項支錢修葺關食人戶給散錢米訖自此數旬之內連併淫雨雖三次祈禱得晴不三數日又復雨作遂致水潦前後盈溢有涉江鄉分已即時差官開掘塘岸泄放緣會稽數戶少有高印地段農民併力撩救收刈所積濕稻又復生芽在田者皆為水損目今祈禱再得晴霽已三日盡

昔乘急繼曬打斲若自此無雨尚可收拾殘零稻穗
統計紹興八縣田畝除早稻中稻豐熟外晚稻居十
分之四今來所損約已一半本司軍人打請正當霖
雨未晴之際每石米價頓增一貫雖取會到遂縣被
水鄉分明具回申投運司未有田畝子口數自依條
八月三十日人戶投狀即行覈實檢核乞眷照
契勘諸縣被洪水去處因暴雨衝塌石埭毀田
畝復為溪坑非數十年逐旋鋤種不可復耕及有
潮水衝打埭用入江者自來轉運司只是枝蔓行
遣不肯從實倚閣致使農食無二

之害以看跡到四限數目

再奏被水人戶割子

臣近遣官往上海新昌嶼賑賑水災逐一循行了
當緣山人夜至衝去茅屋等處子死子亦命共四
十九人谷已等降給錢使之修葺葬送自六月至一
貫共計六百三十六家已今諸縣將被水下戶見欠
稅租官物並各住催據所欠數臣將公使激賞庫錢
代爲了納其闕食人戶已催促抄劄實數即行支米
賑濟所因雨水浸損禾稻之家各已受狀分差官
屬檢視訖伏乞眷照

試驗揀汰人劄子

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

臣近准樞密院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病可以從軍者却稱係筆吏山見小官弓馬乃是寬名冒賞分明臣竊謂近歲軍賞之濫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名待官隨踵離軍便與日練行伍人一等注授等差俸祿相繼更不待闕終身徼幸誠為太甚臣愚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等職官逐一早細試驗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實弓馬及發則更等與在部人袞同理名次未注等行俸祿等之人有以甄別伏望睿察吏賜等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進止

再請祠劄子

臣待罪會稽于今歲有半去秋等奏續祈甸叢祠仰蒙大恩疊賜詔札時方水潦山溢穀直頓增人情嗷嗷朝不及夕臣懼有避事之嫌等勉就職所幸踰冬涉春米價如舊人不告病境內無流冗之患宿麥在野就熟有期臣以衰瘁之軀不安風土疾疹相

繼願欲少休伏望睿慈曲賜矜容俯從誠情儻它時
別有使令不敢辭避干犯天威臣不勝跼蹐戰越之
至取進止

謝宮觀劄子

臣駑劣之質略無所長猥叨誤知躡居宰路調鼎三
月自誓竭誠奉公仰報恩紀而才疎智淺曾戾涓埃
之補讒言不以爲罪積丘山非陛下特垂昭鑒則
投荒不足以塞責去國一久即忝輔藩之寄雖欲抑
強去惡力圖薄效而執事積久復無尺寸之功聖恩
寬大俯從懇請遂獲奉以休養瘳伏聞近者弟邁
進對曲蒙濫錄漢書其受其罪戾未忍弃捐臣銜
戢恩遇徒深感漢書雖碎首捐軀安能圖報
天地之大德臣既漢書初命已即捐塗益遠觚稜不勝
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旱灾劄子八月十二日

臣仰惟陛下焦勞圖治勤恤黎元講求民瘼不啻飢
渴一聞休戚即日罷行患在士大夫畏縮自愛不肯
道其實故下情鬱而不達聖澤壅而不流古之人雖
在畎畝而有封章之獻至或嬰逆鱗而不顧此風久
不聞矣臣不材無取嘗玷宰路非芻蕘庶人之比也

居閔故里目之所覩耳之所接不忍斯民日趨無告
流亡損瘠莫之拯拯若私有遐心茹而不吐尚饗祠
官之祿以自活其妻孥是曾狗馬之不若也故不避
譏議不憚譴何矯首九閭披寫愚懇伏望陛下少垂
意焉臣此讀邸報伏見陛下以江西湖南旱暵側身
禱祈屏徹葷味又令帥監司汰擇守令德至渥也
臣謂江東兩郡之旱亦江西湖南之旱也陛下必不
慮遠而忘近恤彼而緩此特未達于夫庭爾及覩七
月下旬施行洪澤兩路賑卹言揮猶未及乎江東兩
郡豈有司奏牘或未詳盡不能感動天聽耶臣於是

不謀於人而謀於心不慮其身而慮其災輒敢犯分
言之臣之鄉保自去夏五月至于今春曾無終日好
雨故陂塘所蓄之水甚鮮並水之田僅能車畝播種
至于高仰之田種不土入者四境之內居三之一自
春接夏或累日或盈旬間得小雨尚或不能破塊壤
地龜坼早稻焦枯其瀕水低田有歲收千石米者今
有百石之穀若是者蓋無幾也通六邑之中百分不
獲一二自夏接秋惟六月甲子得數刻之雨既不滋
潤亦不周徧節過白露驕陽轉甚晚稻又復槁矣常
歲八月民種養麥可充一兩月糧異時飢饉得蘿蔔

雜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皆以久乾土硬而不可種
自此不雨則來年麩麥特未可望小民艱食或有携
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眾強糶而相殺傷者或有
逢縣尉而持刃抗拒致憲司傳以為賊而出兵掩捕
者前月提舉官吏侯入饒州界親見流民襁負係道
侯恨無以留之今去者紛紛至于卒歲將十室九空
何以為邦自來年早未嘗見絕粒所關廩食不過
開歲數月饒州去秋三小歉八年早禾不穫自季夏
而食闕若似冬之乏又有雨澤有人刀可以執麥逆數
成熟尚有七八月期士民之計鮮有隔年之儲猶無

九

以自贍其家品耕夫嗚呼此不遑恤率是交還牛犁
泣辭而後去所留牛犢無水可飲無稗可積不保其
存也田家營營種尚且艱難若人牛又闕則向去
春耕益為可慮蓋今歲之早起于饒州若池之建德
東流與饒境相接者亦薄旱饒之德興浮梁安仁數
村與徽信相接者則微有所收江東之旱惟饒與南
康兩郡出境則江洪以往亦旱也父老七十歲者去
自歷年以來所未嘗見今州縣若不免租則有田者
無以輸納若放苗不收則州縣何以給遣切聞饒州
有前年椿留三萬石米已借充官兵月糧所餘止有

萬石朝廷捐以與之不過可支一月見在常平義倉
二萬餘石併得去年儲粟賑贍尚不能足蓋六邑窮
民有籍于官者二十萬戶且約一家三口家得石粟
僅能飽其一月之腹爾儻官無餘粟野有餓殍歸之
天災無可柰何可也不得已有秩者暫閤奉稍亦可
也飢餓之民散而之四方不至聚而掠奪為盜幸也
數千營卒一月無糧其肯悅首餒死乎臣區區過計
非私於鄉邦而然也恐它日重貽肝食之憂故具述
凶歉之實以聞不敢妄及臆說伏望聖慈察其心而
信其言採其災而弭其患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在土州卷之四

貼黃臣居鄉田疇至少大熟之年所收不過千石
四子因官置到共有數百石通一歲秋苗纔百有
餘石非是營私飾說前件所奏尚猶不盡瑣碎若
朝廷密遣人察問有一欺誑甘伏罔上之罪伏乞
聖察

劾管瑒奏劄

庚子八月六日進入九日管瑒
降兩資其舉狀令吏部退還

臣久去軒陛不勝犬馬之戀伏見陛下留意薦舉開
防再三然法出姦生弊不可革臣切謂朝廷行黜陟
之政臣下寄刺舉之權惟前宰執有舉無刺眼見姦
蠹吞聲切齒今舉吏有罪不容緘隱伏望聖慈少賜

眷覽臣今年二月二十日以前去年第四紙改官文字
薦舉饒州樂平丞管瑒續次持書鋪筆帖來云奏狀
以五月十七日到闕限期甚迫遂措改作二十六日
投進既至考功為銓吏點檢問難乞將奏檢移易曰
子前來符合管瑒委曲懇禱臣語之曰書鋪為蛇畫
足自奸罪譴尋常州縣換赤曆移月日固或有之此
乃需章若旋易以成便更焉上不敢相從不謂管瑒
自將元檢輒行以授給兩官印行賂計會已得放散
敢為如此乞門官自便何如臣等亦任終身臣已
具狀申部乞追入根在臣等奏事非以勾淵覆曲賜
原赦瞻望闕庭臣無任戰懼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第四十六



